

三教平心論序

黜九

三光麗天亘萬古而長耀百川到海同一味
以亡名三教之興其來尚矣並行於世化成
天下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以理推之而未
始不同一而三三而一不可得而親踈焉孤

黜九

山圓法師曰三教如鼎缺一不可誠古今之
確論也嗟乎執迹迷理者互相排斥致使
先聖無爲之道翻成紛爭之端良可歎也比
觀靜齋學士所著一理論言簡理詳盡善盡
美窮儒道之淵源啓釋門之玄閥辨析疑惑

決擇是非未嘗不出於公論譬猶星之在秤
輕重無差鏡之當臺妍醜難隱斯論之作良
有以矣通城實堂居士吳鼎來智識超邁黨
與至公黨與出史記謂言意相合而與之友善也命工繡梓以廣
其傳欲使覽者如白居易張商英等唐宋諸

賢察其至理直趣

真際同脫塵累豈小補哉時
龍集甲子秋七月上日謹序

三教平心論卷上

靜齋學士劉謐撰

嘗觀中國之有三教也自伏羲氏畫八卦而
儒教始於此自老子著道德經而道教始於
此自漢明帝夢金人而佛教始於此此中國
有三教之序也大抵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
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
視人猶已則同一公也懲忿窒慾禁過防非
則同一操修也雷霆衆賸日月群盲則同一
風化也由粗迹而論則天下之理不過善惡

二塗而三教之意無非欲人之歸于善耳故
孝宗皇帝製原道辯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
以儒治世誠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
不治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立無盡居士作
護法論曰儒療皮膚道療血脉佛療骨髓誠

黜元

二

知皮膚也血脉也骨髓也不容有一之不療
也如是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行焉
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
政四達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
天下也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

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一洗紛紜轆轤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
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除道而
道終不可除

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僞而歸真

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
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三武之君
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隋李士謙之論三教也謂佛日也道月也儒
五星也豈非三光在天闕一不可而三教在

世亦缺一不可雖其優劣不同要不容於偏
廢歟然而人有異心心有異見慕道者謂佛
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儒家
以正自處又兼斥道佛以爲異端是是非非
紛然淆亂蓋千百年于此矣吾將明而辨之

黜九

三

切以爲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
惟平其心念寃其極功則可以渙然冰釋也
蓋極功者收因結果處也天下事事物物皆
有極功沾體塗足耕者之事也至於倉廩充
實則耕者之極功也草行露宿商者之事也

至於黃金滿籝則商者之極功也惟三教亦然儒有儒之極功道有道之極功佛有佛之極功由其極功觀其優劣則有不待辯而明者自今觀之儒家之教自一身而一家自一家而一國自一國而放諸四海彌滿六合可

謂守約而施博矣若夫四海六合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東漸西被訖於四海是極遠不過至四海訖則止於此而更無去處矣是儒家之教然也故學儒者存心養性蹈仁履義粹然爲備道全美之士而見諸設施措諸事

業可以致君可以澤民可以安國家而立社稷可以扶世教而致太平功成身老名在青史儒之極功如此而已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蓋至於死則極矣

道家之教自吾身而通乎幽冥自人間而超乎天上自山林巖穴而至於渺渺大羅巍巍金闕可謂超凡而入聖者若夫天地造化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大周天界細入微塵是極大不過周天界則限於此而外此者非所與知矣是道家之教然也故學道者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翹然於清淨寡欲之境而吐
故納新積功累行可以尸解可以飛昇可以
役鬼神而召風雨可以贊造化而立玄功壽
量無窮快樂自在道之極功如此而已黃庭
經云長生久視乃飛去蓋至長生則極矣

點九

四

佛家之教一佛出現則以三千大千世界為
報剎姑以一世之言之一世界之中有須彌
山從大海峙出於九霄之上日月循環乎山
之腰而分晝夜須彌四面為四洲東曰弗于
逮西曰瞿耶尼南曰閻浮提北曰鬱單越四

大洲之中各有三千洲今此之世界則閻浮
提也今此之中華則南洲三千洲中之一洲
也

釋迦下生於天竺乃南洲之正中也須彌四
旁上臨日月之處謂之帝釋天又上於虛空
之中朗然而住雲層四重天總名欲界又上
雲層十八重天總名色界又上空層四重天
總名無色界如是三界中諸衆生輩有生老
病死是為一世界也如此一千世界謂之小
千如此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即百萬也

如此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即百億也以
三次言千故云三千大千其實一大千爾一
大千之中有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
天下如小錢一百萬貫每一界置一錢盡此
一百萬貫方為大千世界此一佛報剎也一

點九

五

佛出現則百億世界中有百億身同時出現
故梵網經曰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
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是千百億盧舍那本
身千百億釋迦各接微塵衆是之謂千百億
化身也以千百億化身而化度千百億世界

其中胎卵濕化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
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皆令得度是
佛家之教然也故學佛者識五蘊之皆空澄
六根之清淨遠離十惡脩行十善觀四念處行
四正勤除六十二見而邪偽無所容斷九十
八使而煩惱莫能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無
不謹守四無量心六波羅密常用熏脩其間
為法忘軀則如割皮刺血書經斷臂投身叅
請而不怯不疑為物忘已則如忍苦割肉餒
鷹捨命將身飼虎而不怖不畏錢財珍寶國

城妻子棄之如弊屣支節手足頭目髓腦捨之如遺脫從生至生經百千萬億生而此心不退轉也從劫至劫經百千萬劫而此心愈精進也由是三祇果滿萬德功圓離四句四句者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

因是故說無生絕百非通達無量無邊法門善入無量無邊三昧成就五根五力具足三達三明圓顯四智三身超証六通五眼得四無礙辯而演說無窮入四如意分而神通自在八勝處八解脫常得現前四無畏四攝法

受用無盡八聖道支十八不共法不與三乘同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微妙法身過去塵沙劫未來塵沙劫無不洞見現在塵沙界衆生塵沙心無不了知圓明十號之尊超出三界之上是為一切種智是天中之天是

聖九

六

為無上法王是為正等正覺超諸方便成十力還度法界諸有情佛之極功如此而已法華經云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普欲令衆生皆共成此道蓋其大願大力誓與一切含靈皆證無上涅槃妙果者也是故辨

三教者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
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知世之學儒者到
收因結果處不過垂功名也世之學道者到
收因結果處不過得長生也世之學佛者到
收因結果處可以斷滅生死究竟涅槃普度

衆生俱成正覺也其優劣豈不顯然可見哉
故嘗試譬之儒教之所行者中國也道教之
所行者天上人間也佛教之所行者盡虛空
遍法界也儒猶治一家威令行於藩牆之內
若夫藩牆之外則不可得而號召也道猶宰

一邑政教及於四境之中若夫四境之外則
不可得而控制也佛猶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溥天率土莫非臣民禮樂征伐悉自我出也
此三教廣狹之辨也學儒者死而後已蓋百
年間事也學道者務求長生蓋千萬年也學

點九

七

佛者欲斷生死湛然常住蓋經歷塵沙劫數
無有窮盡也儒猶一盞之燈光照一夕鐘鳴
漏盡則油竭燈滅也道猶阿闍世王作百歲
燈照佛舍利經百歲已其燈乃滅也佛猶皎
日照耀萬古常明西沒東升循環不息也此

三教久近之辨也

以是知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儒道二教世間法也佛教則始於世間法而終之以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世間哉華嚴經曰有天子世間有人世間有琰摩王世間是三界之內皆謂之世間也有法於此使人周迴生死循環無已不出乎三界之內者謂之世間法一真覺性含裹十方非三界之內所能繫者謂之出世間法佛以五乘設教前之二乘曰人乘天乘者世間法也後之三乘曰聲聞緣覺菩薩

乘者出世間法也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非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持此五者資之既以為也儒家之五常即是其意也
天乘者十善之謂也一不殺二不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

背面七曰不惡二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於心十曰不痴謂不昧其善惡兼修十善者報之所以生天也道家之九真妙戒即是其意也人乘所以種人之因天乘可以獲天之果

點九

世間之法蓋在於此是三教之所均得也若夫後之三乘者蓋導其徒超然而出世者也使其善惡兩忘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者也

或者徒見公孫弘之曲學阿世祝欽明之五

經掃地揚子雲明太玄之妙而諂事漢公許敬宗知帝丘之義而失身女主是皆自儒家出也鼠道士以子夜術欺東坡林靈素以神霄夢惑徽廟天上神仙鄭化基而實一庸流地下神仙何得一而實一凡庶是皆自道家出也胡僧呪術不能殺傳奕石佛現光不能欺程顥佛齒靈矣而碎於傳奕之羊角佛牙神矣而壞於趙鳳之斧鉞是皆自佛家出也疊而觀之則三教之在中國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尚何區區於優劣之辨哉抑不思吾

之所論者儒也道也佛也儒以劉大正直教
人為儒而所行多叛道者是皆儒家之罪人
也道以清淨無為教人奉道而甘心於邪術
者是皆道家之罪人也佛以好生為心不許
以人是踐生草而謂其說呪語以殺人可乎
點九
佛以無相為宗不可以身相見如來而謂其
憑頑石以惑眾可乎齒而可碎石而非齒也
牙而可壞偽而非真也凡假托教門造妖設
偽者皆是佛家之罪人也庸可執是以議三
教哉

或者又徒見道家有化胡經謂釋迦文殊乃
老子尹喜所化也佛家有破邪論謂佛遣三
弟子震旦教化孔子乃儒童菩薩顏回乃淨
菩薩老子乃摩訶迦葉也審如此則三教
優劣豈易以立談叛哉殊不知二書之作各
欲尊已而抑彼遂至於駕空而失實

王浮作化胡經稱老子尹喜欲化胡成佛遂
變身為釋迦文殊而後胡人受化也抑不思
佛生之年周昭王二十四年也佛滅之年周
穆王五十二年也佛滅後三百四十二年至定

王時^子始生於楚姑縣為周柱下吏過函谷關見尹喜時佛已示滅四百餘歲以後世之道而變身為上世之佛是乃道不足以化胡必假佛以化胡也隨僕射楊素曰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乃與尹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

審爾則老君不能化胡胡人奉佛有素明矣素^又謂道流曰老子何不化胡為道安用化胡為佛豈非道化不及佛化乎是浮之說欲以卑佛而不料其適以尊佛也法琳作破邪論大畧謂佛教徹萬法之原而孔老特域中

之治謂可以闢邪說覺愚冥也折不思孔顏決非菩薩老子決非迦葉欲正彼誣豈可自出於誣哉故謂孔顏為菩薩猶未為太失也至於指老子為迦葉則大謬矣迦葉得教之別傳繼釋迦而作祖當時最上一乘不可言

附九

十

傳之妙人天百萬皆罔措而惟迦葉得之老子豈迦葉變化哉故迦葉付法於阿難即入定於雞足山以伺慈氏下生慈氏未生其定未出是迦葉之肉身今猶在定也其不出而為老子也明矣若以迦葉為老子則老子乃

宗之祖師也不亦謬之甚乎是琳之說將以卑道而不料其適以尊道也杜撰之言矯誣以甚識者奚取哉

或者又徒見元城先生之言曰孔子與佛之言相為終始孔佛本一但門庭施設不同是

儒釋二教未嘗不合也圭堂居士之言曰佛者性之極道者命之極兩教對立而交攝則先天性命之妙始全是釋道二教未嘗不同也傳大士之詩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是三教未嘗不合為一也今獨優

佛教而劣儒道豈前賢之意哉殊不知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耳

蓋儒家得時行道任職居官權衡予奪無不出於其手吾若尊佛教而卑儒教則彼必伏儒教而抑佛教武宗相李德裕而毀招提蘭

黜九

十一

若四萬餘區誰實致之道家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措心積慮不使人得而軋已者吾若尊佛教而藐道教則彼必尊道教而黜佛教崔浩信寇謙之而悉誅沙門毀諸經像誰實召之故莫若以方便之心為方便之說謂佛教

與儒教合則庶不激儒教之怒謂佛教與道教同則庶不啓道教之爭謂三教可合而為一則若儒若道皆可誘而進之於佛故曰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也而世之好議論者心心有主喙喙爭鳴劣儒者議儒劣道者議道劣佛者議佛三教雖不同而涉議論則一吾將平其心以評之切以為議之當其罪則彼說不容於不屈議之失其實則已說有時而自屈是非得失至理而止天下後世不可誣也今取議儒者觀之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

要勞而無功抑不思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可謂博矣而忠恕之道一以貫之謂之寡要可乎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可謂勞矣而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謂之無功可乎蓋遷之學非儒學也宜其不足以知儒也程頤儒者也其論佛也則以為邪誕妖異之言塗生民之耳目蓋佛之說無涯而顧之見有限對醯醢而談浩劫宜其以邪誕妖異目之也然頤亦嘗反而思之乎邪誕妖異於儒教則有之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史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傳曰齊侯見豕人
立而啼至于神降于莘石言于晉魏顆見老
人狐突遇申生謂之邪可也謂之妖可也謂
之異可也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夫天不
言也久矣偶有言焉人烏得而聞之今也予

黠尤

十二

懷之語若見其口耳之相接不謂之誕可乎
因程頤邪誕妖異之謗而求儒家邪誕妖異
之實蓋有不可得而掩者今取議佛者觀之
唐有傳奕者精術數之書掌司天之職前後
七上疏謗褻佛教時有李師政者著內德論

以辯之其論曰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
奉之於中國則不然矣夫由余西字戎輔秦穆
以開墳業曰殫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
何必取其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夫絕羣之駿
非邑中之產曠世之珍非諸華之物是以漢
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物生遠域
尚於此而為珍道出於遠方獨柰何而可棄
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兄起於胡越苟可去病
而蠲邪豈以遠來而不用夫除八苦以致常
藥其去病也久矣滅三毒以証無為其蠲邪

也至矣何待拘遠近而計親疎乎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羅不足尚又不然也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事茫茫何限何得拘六經之司教而特三乘之通旨哉夫

黠尤

十三

能仁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來故陳宇易櫓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俗雖先用而非珎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先播而當崇修多羅晚至而當替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

祀其亦不思之甚也昔自東漢至於大唐代皆禁妖言處處悉斷邪祀豈因捨其財力營魑魅之殿堂放其土民入魍魎之徒眾况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道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皆厝心而崇信並稟教以皈依是豈尊妖干魅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真使之然耳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眾豈得以古有叛臣而不任今之明士古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青衿有罪非尼父之失皂服

為非豈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僞倨但應禁非以私法不可以人而賤道也傳云道人臬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為臬鏡之事乎嫁取之禮尚捨不為況為禽獸之心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毀大慈之善眾比不祥之惡鳥以道人為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亦何甚乎傳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此又不思之言也且中

國之廟以木為主豈可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乎親不可忘故為之神主以表罔極之心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傳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後世有佛則政虐祚短不思能仁設教豈

黜九

十四

思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二苗逆命非當有佛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豈無篡逆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私善則示天堂之樂一非則示地獄之苦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其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耳夫以傳奕而肆誣謗之言以師政而著辯惑之論是非曲有坦然明甚萬世之下可以觀矣厥後有韓愈者其見猶傳奕也原道佛骨其

作奕之章疏也奕謗佛於前即有師政以辯其惑愈謗佛於後曷為無人以議其非蓋奕為太史令特藝者耳愈以文章顯乃儒者也藝者之言夫人固得與之辯是非儒者之論世俗每不敢以致可否吾則曰言之當理雖

點九

十五

佛家固以彼為中也後漢書曰佛道神化興
自身毒其國則殷乎中上玉燭和氣是儒家
亦以彼為中也由是知此固一中國也反彼
亦一中國也而謂之夷可乎天地之大無窮
盡列子曰無極復無極無盡復無盡是知其
無極無盡者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阿育王
藏如來舍利於閻浮提者八萬四千所而在
今中華者僅一十九所則中華在閻浮提內
豈不猶稊米之在太倉乎何以知此果為中
而彼果非中乎愈之見但知四海九州之內

為中國四海九州之外為四夷外此更無去
處矣豈知四夷之外復有非夷者哉愈之見
坐井觀天之見也不然北史所載大秦國者
去幽州數萬里而居諸夷之外其國衣冠禮
樂制度文章與中華同一段盛故號曰大秦
而與大漢齒由是觀之則四夷之外固有中
國而漢書以身毒為中國信不誣也并毒不
足以語海固非愈之所能知也
愈又曰舜禹在位百年此時中國無佛漢明
帝時始有佛法在位纔十八年殊不知脩短

之數係於善惡而善惡之報通乎三世故曰欲知前世因今生享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以是知今世之脩短原於前世之善惡而今世之善惡又所以基後世之脩短享國之久者前世之善為之運祚之促者前世

點九

十六

之惡為之也豈可徒以目前論之又豈有佛無佛之所至哉孔子言仁者壽則是仁者必長年不仁者必折夭也然克己復禮回可謂仁矣而回反天膳人之肝跖可謂不仁也而跖反壽豈可謂孔子之說無驗而不從其教

乎洪範以皇極五福六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為有道之主惟皇作極二君宜無愧矣而孝文在位纔二十三載年止四十七孝景在位纔十六載年止四十八其曆數皆未及一世其享年皆未及下壽豈可謂洪範之說誣而火其書乎惟證之以因果之說稽之以三世之久則可以釋然無疑矣如必曰無佛而壽永則舜禹在位鬪至百年也唐武宗滅佛者也胡為在位僅六年而壽止三十三乎如必曰有

佛而年夭則漢明享國纔十八年也梁武帝奉佛者也胡為在位四十八年而壽至八十六乎

愈又曰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彼時見上古以來惟有儒教而今之釋教似

黜元

十七

為贅疣耳殊不知釋氏設教非與儒教相背馳故釋氏化人亦與儒者無差等儒者闡詩書禮義之教而輔之以刑政威福之權不過欲天下遷善而遠罪耳然固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懲耳提面命而終不率教者及聞

佛說為善有福為惡有罪則莫不捨惡而趨於善是佛者之教亦何殊於儒者之教哉宋文帝謂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為有理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尚之曰百家之鄉十

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宇編戶億千則善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唐李節送沙門疏

言序曰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淺陋可得而安矣世降俗偷不有釋氏以化其心則勇者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阡陌之人將紛然而羣起矣呂夏卿得入師經曰小人不畏刑獄而畏地獄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不敢自欺其心無侵陵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為極治之世乎由是觀之則釋教之有裨於世教也大矣又何惡於

教之三乎

愈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蓋謂釋氏之徒不耕而食致民之窮且盜也抑不思世之輕耕而食者豈獨釋氏之徒哉公孫丑問孟子曰詩曰不素飡

點九

十八

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兄則孝弟忠信不素飡兮孰大於此今之以佛為師者默則誠語則善所到勸人拙惡而趨善其人以此相化克己齋戒好生止殺稱誦佛

經後心改行為仁為慈為孝為廉為恭為順
蓋日有遷善而不自知者則不素飡兮亦孰
大於是哉彼民之窮且盜又何關於釋氏哉
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罕傳曰民有饑色野
有餓莩民之窮也若此時中國無佛也書曰

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傳曰盜不誨絕又
不能止民之盜也若此時則中國無佛也太
宗貞觀之間釋氏之教殊盛僧尼不勝其數
食用不勝其廣也而外不閉旅不齎糧何斯
民之不窮不盜也明皇開元之際釋氏之徒

愈繁僧尼不減於貞觀也食用不減於貞觀
也天下富羨攘盜松絕何斯民之不窮不盜
也是知民窮且盜決非釋氏之所致明矣如
必曰有佛而民窮則無佛之時成湯何必患
困窮如必曰有佛而民盜則無佛之時季康

默九

九

子何必患盜哉孔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
干出家者繁哉

愈又曰棄而君臣去而父子蓋指出家者而
言也抑不思子陵傲光武而耕富春歐陽公
稱其為聖之清未嘗曰棄而君臣也太伯捨

太王而逃刑蠻孔子美其為德之至未嘗曰去而父子也以是比之佛何過哉況割愛出家非特獨善其身證果成道將以普度一切法華經云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而況於君臣父子哉故常人之於君父不過極其敬

順而釋氏之於君父則能誘之以正法常人之於子弟不過致其慈愛而釋氏之於子弟則能化之以正道妙莊嚴王者藥王之君父也自藥王出家而妙莊嚴王亦出家因得授記而成佛道羅睺羅者釋家之長也于自釋迦

出家而羅睺羅亦出家因得證密行而授尊記由是觀之出家者何負於君臣父子哉又況常人之心有親疎而佛心則無親疎常人之心有限量而佛心則無限量常人知有己之君父尔而佛則無尔殊故圓覺經曰觀彼

怨家如己父母常人知有己之子孫尔而佛無差等故華嚴經曰等觀衆生猶如一子是心也豈愈之所能識哉

愈又曰禁而相生養之道豈不曰娶婦嫁女所以生育子孫佛戒女色所以禁其生養殊

不知釋氏制戒自有頻漸曷嘗使人人為曠夫箇箇為怨女哉為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為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婬離非梵行者永斷婬慾也離邪婬者不犯他人妻女也般若經曰菩薩斷欲出家修行

梵

干

梵行能得菩提楞嚴經曰婬心不除塵不可出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煮砂石欲成其飯雖經多劫祇名熟沙此為修菩薩戒者言也生天十善經云盡形不邪婬是故得生天上毘婆沙論云若制其自妻則國王宰官長者

不能棄捨自妻室故佛惟立離犯他妻此為持優婆塞戒者言也只儒家設教戒之在色亦所以戒女色也而非戒人娶妻也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則曰夫婦有別家人畫卦義在正家則曰夫夫婦婦美化行乎江漢則漢上游女不可求思關雎應於麟趾則衰世公子無犯非禮是皆無犯他人妻女之謂也是即釋氏不淫邪之戒也故維摩居士亦有妻子常懷遠離楞嚴經云於已妻妾未能遠離者得生天福曷嘗禁其生養之道哉

愈又曰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觀愈此言則愈之不識佛也亦甚矣蓋佛之教人與人之學佛豈徒在於區區之福利哉佛以一大事因緣故而出現於世吾儕亦以一大事因緣故而歸

點九

三一

向於佛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戒者遵而守之由權而實由漸而頓蓋期以識心見性超脫生死而至於佛也福利云乎哉故自佛之五乘論之人乘者謂能持五戒則其福報可以為人天乘者謂能修十善則其福報可

以生天斯二乘者以福利言可也若夫後之三乘則當以理觀不可以福言矣三乘之理固未易言姑自其粗迹言之則聲聞圓覺猶不過為止息之地必至於佛菩薩之地而後為理之極也前輩曰佛者極也謂天下萬善萬理至佛而極也今之學佛者蓋求以詣其極也福利云乎哉朱晦菴之論佛也曰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賢者好之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智者悅之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

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世之慵奴爨婢黥
髡盜賊亦匍匐而販之若愈之所謂福利者
正晦菴所謂慵奴爨婢黥髡盜賊亦販之者
也愈之不識佛也如此而乃果於謗佛正猶
越犬不識雪而吠蜀犬不識日而吠也哉

罪九

王

三教平心論卷上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第一九四冊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第一九四冊

三教平心論卷下

靜齋學士

劉謐

撰

黜十

愈又曰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蓋以佛身之舍利而比凡庶之朽骨何其無忌憚一至此哉涅槃經曰爾時

黜十

世尊以大悲力從心胷中火湧棺外漸漸闔維碎金體成末舍利以是知佛骨者佛之舍利也吳孫權赤烏四年康居國三歲康僧會至金陵詔至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於是齋潔懇求至

三七日間鎗然有聲起視瓶中五色錯發權與公卿黎庶聚觀曰希世之瑞也使力士鉗之而碎碎光明自若於是建塔其地曰佛陀里又秀州精嚴院有一舍利一日行道一入定行道者旋轉不息入定者寂然不動高禪師作行道舍利記蓋以其道之驗也九流百家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及其死也不數日而形腐不百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焉有乎恍惚豈其道亦有未

臻於佛者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有無端而至者發光而並日月者不可聞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晝夜振之而不息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而敬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然則舍利之神奇若此而以此凡骨可乎列子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故雖褒稱嘉美以爲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俱不免乎腥臊臭穢與草木同腐也其能若佛骨之更數千載而神奇特異與世爲祥爲福者耶

愈又曰乞以此骨付之水火然後知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夫不識佛爲大聖人何其顛倒錯亂一至此哉張無盡問大慧禪師曰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竟不言之何耶師曰堯舜禹湯比梵王帝釋有優劣否公

點十

二

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梵王帝釋師曰佛以梵王帝釋爲凡夫餘可知矣公乃擊節以爲高論由是觀之則堯舜禹湯不及梵王帝釋遠矣而梵釋猶爲凡夫自堯舜禹湯至于文武周公孔子儒家皆以聖稱也彼伯夷伊尹柳

下惠各以一善自著者亦謂之聖也而群聖之中必有大者焉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是孔子者儒家之大聖人也然佛又聖中之聖也謂子不信則請以前所紀佛氏之極功觀之佛則自修因於億劫而證果於今生六度萬行罔不齊修恒沙功德皆悉圓滿列子援孔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范蔚宗著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或人問佛於文中

子荅之以聖人玄奘譯經而唐太宗名之以聖教本朝太宗皇帝賜天竺三藏法師天息災譯經序彌曰三藏聖教序有曰翻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真宗皇帝賜天竺明教大師法賢譯經序而誦曰繼聖教序有曰龍

點十

三

宮之聖藻惟新驚嶺之苾芻仰歎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裴休曰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思議事疊而觀之則世之所謂聖人者孰有過於佛哉彼不信佛而謗佛者生為愚人死為愚鬼捨身受身愈趨愈下善擇

術者果如是乎

愈又曰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又曰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蓋謂憲宗為佛所惑而又因以惑衆也愈又不思甚哉孔子曰智者不惑謂天下之可惑者皆愚者也智者

既明且哲洞屬是非凡所作為必真見其理之可為而後為之斷斷乎不為事物所惑矣故以愚人而奉佛謂之受惑可也以明主而奉佛謂之受惑不可也若憲宗者聰明果決得於天性是豈愚者豈是易惑者乎非特憲

宗為然也唐世人主如太宗之聰明英武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而其篤信佛教始終如一觀其初宏福寺也則曰專為崇穆太后追福言發涕零躬自制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及玄奘法師之譯經也則為之序而名之曰御

製三藏聖教序覽菩薩藏經愛其詞旨微妙也則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序虞世南之卒而夢其進讜言如平生也則即其家齋僧造像以資冥福念建義兵以來殞身以行陣者莫之極也則普為義士兇徒建寺刹享太平

之後念手誅千餘人者不及見也則以御服
施僧而求薦擢蓋太宗之聰明遠過於憲宗
也而太宗之奉佛尤不止如憲宗之迎骨也
是豈為佛所惑乎使太宗果愚而受惑則當
時房杜王魏直言無隱胡為不諫其奉佛乎

無十

四

不惟不諫其奉佛也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
命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京兆玄
琬其欽崇皈向之心君臣同一德又不惟房
杜二公為然也宋璟剛介為唐朝第一則以
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以身繫天下安危則

執弟子禮於徑山法針抱大節忠於國家死
而不變者孰若顏魯公則以戒稱弟子於湖
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輕名利少緣飾純
孝而清正者孰若天魯山則以母亡而刺血
書佛經數千言至於張說撰心經之序孟簡

結塵外之交杜鴻漸叅無住之禪權德輿著
草衣之記彼諸賢聖皆表表然不世出者使
佛教果能惑人亦安能惑如是之聖賢耶以
是知唐之君臣次非受惑而愈之惑亦甚矣
雖然愈之惑不足論也而其惑天下後世則

非細故也。蓋愈以儒自負，經生學士視之如太山北斗，愈之所是，從而是之；愈之所非，從而非之。誰復詳審諦察而考其所以操履者，則何如哉？吾嘗因其遺文，考其操履，乃知愈光範三書求售於時宰，何其急於富貴乎！孔

點

五

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仁以待取。其待而不求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重也。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難進，易退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高，愈

之嗜進一至於此，則於道義掃地矣。愈之書欲朝廷因已之爵祿，以誘至天下之遺才，殊不知天下之士固有不隕穫於負賤不充，溢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義如尹傳之流者，非弊帛之聘肖像之求，不輕其身以為世用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則愈之操履蓋可知矣。及于頔之相也，愈之上書以媚之，考之唐史，頔則屈強犯命，有擅取鄧州之逆，廣募戰士

有專據漢南之心教舞八佾聲態雄侈有窺
覷僭竊之意天子謂其深懷奸謀王彥威謂
其得全腰領為幸則頤乃少誠元濟之流亞
也愈乃誦誄讚美稱其有聖賢之言行稱其
有德而且有言擬之以商書之灝灝周書之

噩噩則愈之諛佞不亦甚乎昔宇文士及譽
太宗而太宗斥其佞山人范知璿譽宋璟而
宋璟責其諛以太宗之聰明英武宋璟之剛
正方大二子譽之良不為過而猶不能免佞
諛之誚况子頤之陰蓄異志近助朝廷而愈

乃極口譽之則愈之佞且諛也如此巧言令
色孔子恥之讒諂則諛孟子戒之則愈之操
履又可知矣

潮陽一斤周璋惶怖遽奉書天子而諷其封
禪意在貢諛於朝廷而冀脫其遷謫抑不思

黜

六

封禪之說不出於二帝三王之書而初建於
秦皇漢武之世故倪寬封禪議曰薦享之禮
不著於經則封禪之不經不待識者而後知
矣愈平生目負謂能專明二帝三王之導而
善斥百家不經之說胡為纔遭廢黜遽自哀

謬即以秦皇漢武不經之事諛其君哉當太平極治之時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况藩鎮初平之後正宜恭儉節用之不暇而可導以侈靡乎在都俞濟歌之列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况既蒙譴謫之際正宜闔門待罪

之不暇又可出位而有言乎方士毛仙翁者挾左道以亂政者也愈方仰鬱於斥逐而仙翁執之以吉兆於是作毛仙翁十八兄序且曰兄言果有徵以至云即掃室累矣况一日歡笑夫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愈何為易於動

搖如此乎愈詆佛為異端乃低首下心鞠躬屏氣以兄事仙翁異人甚矣其無定守也黃陵二妃廟者不在祀典之神也愈斥潮陽而過洞庭遂禱二妃以求脫禍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具禮以祀之為書以誌之夫豈

四十一

七

弟君子求福不回愈何為回邪求福如此乎愈詆佛為夷鬼乃仙仙倪倪搖尾乞憐於婦人之鬼甚矣其不知恥也士君子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愈纔遭謫即顛沛擾亂抑鬱悲燥既以封禪諛天子又以吉

凶求仙翁又以禍亂禱二妃則愈豈守道不變者乎故當時大顛謂愈曰予知死生禍福蓋係乎天彼黃陵豈能福汝耶主上繼天寶之後奸臣負國而討之粮魄雲合殺人盈野僅能克乎而瘡痍未廖子乃欲封禪告功以驕動天下而屬意在乎子之欲婦子奚忍於是耶且以窮自亂而祭女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已是不知仁也強言以顛之言見於退之別傳所紀者如此則愈之操履又可知矣

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愈之光範三書以自售是也既得之患失之愈啗事于頃以取容是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愈之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是也愈之操履若此雖其文章高天下何足道乎周子通書曰不知務道德而以文辭為能者藝為而已矣由是言之則愈與奕等皆藝者耳孰謂愈得為儒哉况愈之為文尤不能無可議者原道之作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抑不思無極

而太極斯其所謂道也斯時也安有所謂愛之博行之宜者也愛之博行之宜無非斯道之流行發見也而愈乃謂道曰博愛行宜而出母乃顛倒之甚乎愈之不知道也如此處州孔子廟碑之作謂社稷不屈而壇豈如

點十

八

孔子巍然當座抑不思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爲尊惟喪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乃其辱耳愈乃以社稷無屋不如孔子有屋之榮母乃悖理之甚乎愈之不知經也如此

原道謂堯舜禹湯以道相傳是矣禹沒四百年而湯始生謂湯接禹之傳可也愈乃謂禹以是傳之湯湯沒六百年而文武始出謂文武接湯之傳可也愈乃謂湯以是傳之文武豈有既沒數百年而能以道傳人者乎愈曰可死不得其傳愈亦知死則不能傳道矣何爲既死之禹湯乃能傳道於後世哉愈之不知道也又如此與馮宿書自北揚子爲太玄時且謂勝老子又引侯芭之論謂玄勝周易夫老子五千言

固非揚子所能及至於易則更數聖人而後
爲全經雖孔子之聖猶謂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太過而愈乃謂不及揚子之太玄何其謬
哉揚子作太玄以擬易昔人謂其如吳楚僭
號以稱王擬易猶不免乎僭而謂其勝易可

點十

九

乎愈之不知經也又如此

唐人黃璞論歐陽詹謂其以一倡婦一慟而
死而譏其不孝愈作歐陽詹哀辭乃稱其事
父母盡孝仁於妻子夫譽其所可毀則其言
之矯誣也甚矣

作諫臣論譏陽城非有道之士及城守道州
而愈送太學生何堅還道州又賢城所治爲
有道之國比之黃霸治潁川夫前毀而後可
以譽則其言之反覆亦甚矣
原道謂老子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其師

說乃謂孔子師老聃審如是則孔子之道乃
出於老氏之道亦可謂之道其所道也與孟
書謂聖之道壞其禍於楊墨其讀墨子乃謂
孔墨相爲用審如是則孔子之道本同乎墨
氏之道亦可謂之壞群聖之道也夫老也墨

也異端之道也愈既詆排之矣而乃指孔子以爲老又指孔子以爲墨不亦叛孔子之甚乎學孔子而叛孔子猶陳相之背師逢蒙之射羿也後世經生學士以愈詆佛爲可倣則愈之叛孔子亦可倣乎抑愈雖詆佛而又取

於佛其交大顛也則取其聰明識道理其選高閑也則取其一生死解外膠其作馬彙行狀也則取其刺血寫佛經且詆之而且取之既非之而又是之愈可謂不常其德者矣盖愈之中心初無定見是非取舍莫知適從故

肆口所言隨時遷就前不顧後後不顧前而不復慮其遺臭於萬世也識者於此毋以私心論毋以愛憎之心論試平其心而評之則愈之爲人也果君子乎抑小人乎果儒者乎抑非真儒乎

點十

當是時韓柳俱以文鳴韓則詆佛柳則學佛觀子厚贈重巽法師序曰吾自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且由儒而通者鄭中書孟常州連中丞以中丞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中書之清直嚴重且猶崇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

十

乎

其送文暢上人序曰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
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
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
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方向至於送琛

上及序送舉上人序送嵩上人序製南嶽大
明律師碑製六祖賜謚碑製南嶽彌陀和尚
碑作法證律師塔碑作永州淨土院記作柳
大雲寺記無非闡明佛法開示冥愚故東坡
過雷溪而題曰釋教譯于中國必托於儒之

能言者然後傳遠子厚南遷作曹溪南嶽諸
碑妙絕古今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可不
便學者日見而誦之然則子厚之碑於佛教
如此宜東坡喜稱而樂道之也然儒家不滿
於子厚者以其失節於王叔文耳斯固子厚

卷十

十一

之失而深求子厚之心亦下惠不差汙君之
意初非附權勢而饗富貴也觀其永州之斥
怡然自得所謂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之事
未嘗有焉則其安恬處順亦可見矣及起為
柳州刺史而友人劉禹錫得播州子厚曰播

非人所居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即具表請以柳易播雖禹錫得改連州不待以柳播相易然即此一念其賢於愈之患失者豈不猶伯夷之於盜跖乎深求韓柳之爲人大槩韓嗜進而柳安靜韓奔競而柳恬退故子厚送浩初上人序曰儒者韓退之嘗病予嗜浮圖予以爲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其賢於逐逐然惟印組是務者亦遠矣妙哉子厚之言深中愈之膏肓也又曰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雖聖

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又曰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又曰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詳觀子厚之言則韓柳之見豈不天淵也哉後世經生學士不及詳考韓之是非而徒欲倣韓之詆佛歐陽文忠公今之韓愈也舊唐書謂愈性慎辟當時達官皆薄其爲人而公則喜其攘斥佛老乃隱其惡著其善而稱其佐佑六經

太宗濟世安民爲不出世之君公則惡其復立浮圖乃掩其長責其短而指爲中才之主凡唐人皈向大乘教而欽從敬信者公則極其貶斥其名卿賢大夫多與禪衲遊有機緣事跡者公則憤憤削去而不書且曰無佛之

點十

十二

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抑不思謹庠序以設教而羊質虎皮鳳鳴鸞翰者滔滔皆是也及聞作善受天堂之報則善心不期而自生譚禮樂以陶民而口筆旦身心管商者比比皆然也及聞作惡受地獄之苦則惡心

不期而自革孝宗原道辨曰佛立五戒曰不殺不盜不婬不妄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婬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仲尼之道夫何遠之有由是言之則佛氏之教豈劣於詩書雅頌哉

又曰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抑不思言劫數之長遠是佛之見通達過去未來無有限礙非若儒者據書契之紀載僅知數千百年之事而止也言世界之廣大是佛之見洞燭虛空法界無有邊際非

若儒者按職方以考驗僅知中國四夷之事而止也無盡護法論曰人有極聰明者有極愚魯者聰明者於上古興亡之跡六經子史之論皆能知之彼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爲誕乎由是言之則佛氏之說豈

卷十

十三

可謂之不驗無實哉

又曰憲宗幸福得禍抑不思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儒言天命佛言定業蓋不可逃之數也豈目前善惡爲之哉盜跖壽終而子路醢非儒教之無驗也又曰佛爲中

國大患抑不思儒固化中國以善佛豈教中國以惡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皆不可誣之理也夫亦何患之有哉天人皈向而鬼神欽必有大利益於彼也大槩公之詆佛乃師於愈而公踐履亦師於愈大庭唱第抗聲祈恩即愈之上三書也首唱濮議頗喧物論即愈之請禪也老而悲傷睠焉憂顧張無盡謂觀修之書尺牒謀以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無所容視愈之不違天命求仙禱神同一見趣也所修唐書瑜不掩瑕張無盡謂其臆

說褒貶而爲異，縝糾其繆者二百餘條。視愈之肆筆成文，頗多繆論，同一意識也。慷慨激烈，排斥佛教，至於晚年，乃以居士自號。其後觀韓愈別傳，乃之跋曰：余官瑯琊，有以退之別傳相示者，反覆論誦，乃知大顛蓋非常人。余嘗患浮圖氏之盛，而嘉退之之說，及觀大顛之言，乃知子厚不爲過也。夫既排釋氏，而又取釋氏視愈之交，大顛送高閑，稱馬彙，同一趨向也。道同志合，有如此者，謂之今之韓愈信矣。

自公師愈而諸儒競師愈，程明道曰：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抑不思釋氏六波羅密皆下學。上達之說，禪波羅密謂由禪定以到彼岸也；禪定則是下學，到彼岸則是上達矣。檀波羅密謂由布施以到彼岸也；布施則是下學

點十

十四

到彼岸，則是上達矣。他如精進持戒忍辱智慧，而到彼岸，則是上達矣。故解脫了義經云：學有六事，所謂六波羅密。施戒忍是增上戒學，禪定是增上心學，般若智慧是增上慧學。又四私願曰：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無

非由下學而至。上達者謂之無下學可乎。

朱晦庵曰：釋氏自以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實不識心性，抑不思首楞嚴一經乃心性之邃學。其言曰：前塵虛妄，惑汝真性。又曰：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所以破妄心也。

又曰：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汝真心。又曰：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所以明真心也。又曰：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所以明此心之周徧無外也。又曰：各各自知心徧十方一切世間。

所有諸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所以證虛空妙心，而入佛境界也。謂之不識心性可乎。

張橫渠不信輪迴之說，謂佛言有識之死受生輪迴爲未之思。此即莊子息我以死之見。

點十

十五

也。意謂死則休息，更無餘事矣。殊不知生死無際，輪迴不息。四生六道，隨業受報，而謂之無輪迴可乎。南史載梁武帝夢眇目僧執手，爐入宮內，欲托生王宮，覺而後宮生子繹幼，即病目。醫療不効，竟眇一目，是爲元帝名臣。

言行錄載范祖禹將生其母夢一偉丈夫立于側曰我漢將軍鄧禹也覺而產兒遂名祖禹以鄧禹內行淳備遂字之曰淳夫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因有輪迴之說矣乃以釋氏輪迴之說爲非是何其不察之也程明道不信地獄之說謂佛爲下根者設此僞教怖令爲善此即小人以小惡爲無傷之見也意謂生作過惡既死誰復窮治哉殊不知天地神明昭布森列賞善罰惡如影隨形而謂之無地獄可乎隋史載開皇中大府丞趙文昌死

而復活云於冥間見周武帝受罪帝謂文昌曰既還家鄉爲吾向隋皇帝說吾滅佛法罪重爲營功德俾出地獄文昌奏其事文帝遂勅天下僧尼爲周武帝誦金剛經名臣言行錄載王荊公子名雱所爲不善凡荊公悖理傷道之事多出於雱及雱死後荊公彷彿見雱荷錢柳立于門側於是捨所居之半山爲鍾山寺爲雱追冥福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地獄之說矣乃謂釋氏地獄之說爲無有何其未之思也

張橫渠曰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抑不思莊子曰四海在天地間猶畧空在大澤中國在海內猶稊米之在太倉非塵芥而何白樂天曰昨日屋頭堪炙手今朝門外好張羅莫笑賤貧誇富貴共成枯骨兩

點十

其

如何非夢幻而何橫渠自不悟此豈可謂悟之者爲非是乎程明道曰釋氏要說去根塵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抑不思大慧禪師曰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猛虎尚可迴避心意識無你迴避處則學道者安

可累於根塵哉六祖大師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則悟道者曷嘗累於根塵哉明道自不了此豈可謂天下無此理乎

張橫渠曰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夫橫渠以實際爲誠可也而謂其誠而惡明則未之思也楞嚴曰明極即如來淨極光通達法華經曰普明照世間明了心決驕明者果能如是乎溫公曰其妙者不能出吾宗其妄者吾不信妙處

在無我其言天堂地獄不足信夫溫公以無我爲妙可也而不信天堂地獄則未之思也劉元城曰凡人耳目所不及安可知其無有列禦寇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不信果爲知理乎

點十

十七

橫渠曰釋氏誣天地爲幻妄何不觀赤壁賦曰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不能以一瞬則天地之終窮固出於蘇東坡之說也豈壁賦氏有是言哉

明道曰謂釋氏實是愛身放捨不得何不觀

五代史曰佛於頭目手足皆以施人則佛不愛身固出於歐陽公之筆也豈獨佛書有是說哉

伊川曰昔之惑人也乘其愚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抑不思智者觀於未形愚者暗於

成事既曰高明而復謂其受惑可乎

明道曰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禍害甚於楊墨之害抑不思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既曰近理而復謂其爲害可乎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伊川
答曰任他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
却夫伊川不能明指其何處差何處不是而
徒泛言其差與不是豈天下之公論乎夫不
能指其何處差是終不見其有差處也不能

指其何處不是且終不見其不是處也直欲
以愛憎之心而誣之曰差誣之曰不是天下
後世豈無根之語所能欺哉至於晦庵指其
實見之差謂釋氏之學正謂惡此理之充塞
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

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無理之時以
自肆殊不知釋氏非厭惡此理而欲無此理
也正以世有二障曰事障曰理障不特事能
障吾之心而理亦能障吾之心圓覺經曰若
諸衆生先除事障未除理障但能悟入聲聞

點十

六

緣覺未能顯住菩薩境界正此意也故學佛
者不明此理固無以識心性之真而執滯此
理亦未免爲心性之礙是以勉強力行之初
固當研窮此理從容中道之後則不可執滯
此理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不特釋

教如此而儒教亦如此只如周文王不大聲
不長夏則是除事障也至於不識不知則理
障除矣顏氏不遷怒不貳過則是除事障也
至於如愚坐忘則理障除矣文王聖人也顏
子幾聖也固能不爲理所障若分量未至於
聖則只能改過遷善以除事障安能不思不
勉以除理障哉晦庵分量遠未到此所以徒
欲執滯此理而謂釋氏不合厭惡此理且指
爲實見之差識者觀之則知差不在釋氏而
在晦庵也嗟夫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

遠茫茫振屣而昇蒼蒼彌高鼓棹而遊茫茫
彌遠而後進向之所覩未盡也所覩未盡而
輕議論辭窮理屈則寂無容聲明道曰釋氏
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
固已化而爲佛矣明道於此始知釋氏之說

點十

十九

非儒者所能窮也晦庵曰就使其說有實非
吾儒之說所及者是乃過乎中正而與不及
者無以異晦庵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
所能及也

夫釋氏之說既非儒者所能窮亦非儒者所

能及孰謂其可毀哉韓愈毀之不知佛者也
先儒毀之倣韓愈者也嘗於韓愈別傳見其
與大顛荅問甚詳愈曰爾之所謂佛者口不
道先王之法言安得而不斥之大顛曰計子
常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愈
曰吾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
書則安知其不道先王之法言也且子無乃
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
爲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
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爲非而遂非

之是妾婦也昔者舜館畜吠犬馬旦暮兩見
者惟舜一日堯過舜館而吠之非愛舜而惡
堯也正以常所見者惟舜而未嘗見堯也今
子嘗以孔子爲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
恠之是舜犬之見也女子之嫁也母送之曰
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毋違夫子故婦人在室
則從父母嫁則從夫夫死從子終其身惟他
人是從是妾婦之道也今聞人以爲非遂從
而非之乃妾婦之見也由是言之愈之毀佛
舜犬也倣愈而毀佛者非妾婦乎爲舜犬爲

妾婦無非見聞不廣而然耳

漢有牟子者嘗著書辨明佛教名曰理惑其說曰吾非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吾未解佛經之時誦五經之文以爲天下之理盡在於是既觀佛經之說回視五經猶臨天井而窺溪

熱十

二十

谷登嵩岱而見丘垤也又曰少所見多所恠觀駱駝言馬腫背然則今之毀佛教者豈非觀駱駝言馬腫背乎識者於此盍亦詳觀諦察較短量長而思之曰我之教果優於彼乎抑劣於彼乎彼之道果劣於我乎抑優於我

永樂北藏

三教平心論

乎佛之神通妙用所不必論始以其徒之至中國者觀之明皇問一行以國祚一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其後明皇以祿山之變而幸蜀唐祚終於昭宗而昭宗初封吉王悉如一行之說儒家以聰明睿智爲至聖果能有此先見乎舉是說與儒教者言彼必曰吾儒家不貴此也抑不思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不貴此也特口能道此而見不能至此也大耳三藏法師得他心通忠國師試之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曰在天

第一九四冊

津橋上看弄猢猻忠又問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曰在西川看競渡儒家自堯舜迄孔孟果能有此默識乎舉是說與儒者言彼必曰吾儒家不尚此也抑不思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非不尚此也特口能道此而識不至

默十

王

此也

至於達磨大師既葬之後而以肉身西歸萬回大士一日之間而能往返萬里耆域以一身而同時應百家之供圓澤於一世而悉能知三生之事羅漢作禮仰山寂嶽神受戒於

嵩岳珪曇始創所不傷寒山隱入石壁生死去來惟意所適神通變化不可測量是雖佛教之糟粕初非宗門之所尚然自餘教觀之終未有如是之奇踪異軌見既未能及此而欲輕議佛教不知其果何說也若曰因果之說不足信也則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儒家固以因果教人也豈謂敬不足行謂暴為無傷者反為知道乎若曰齋潔之說不足取也則不如輩者孔子以為祭祀之齋致齋三日

者禮記以爲清明之德儒家固以齋潔教人也豈垂肉爲林日食萬錢者反爲美事乎曰若殺生之戒非是則成湯之祝網趙簡子之放生皆是意也齊宣不忍一牛孟子謂之仁術宋庠救諸螻蟻君子以爲美談儒家曷嘗不以護生爲盛德之事哉若曰飲酒之戒非是則大禹之惡旨酒光武之不飲酒皆是意也沉亂於酒所以干先王之誅醉而踰奴所以致賓筵之刺儒家曷嘗不以沉酒爲召禍之本哉若曰盜取之戒非儒家之所尚則伊尹

所謂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東坡所謂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是果何說也若曰妄語之戒非儒家之所急則司馬溫公至誠之學自不安語始又其作資治通鑑謂秦孝公不廢

樂十

二十二

未嘗禁人布施也若曰禪定非善道則知止而後有定大學何爲取之若曰忍辱非美事則小不忍必亂大謀論語何爲戒之若曰惡口不必戒則禮記何以曰惡言不出於口若曰嗔恚不必戒則尚書何以曰不啻不敢含怒若曰兩舌之戒非急務則爾無面從退有後言何以諄復於帝舜之命若曰綺語之戒爲迂闊則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何以見刺於小雅之章若曰貪欲無傷於事則貪人敗類詩人何爲刺之若曰邪見無害於道則邪說

誣民孟子何爲闢之若曰致其形緇其服非天下之中道則泰伯斷髮文身何爲稱之有至德若曰不嫁娶不養育絕人倫之常道則魯山終身不聚何爲謚之以文行佛之大道遠理固未易與俗人言姑以其粗迹論之不

點十

五三

知何者爲可非何者爲可毀乎見聞不廣而妄肆非毀是不免爲舜犬妾婦而已矣
牟子曰吾之所褒猶取塵埃以附嵩泰收朝露以益江湖子之所謗猶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決吾之所褒不能使佛高子

之所謗不能令佛下今之非毀者亦何傷於
佛教哉祇自速戾于厥躬耳張無盡曰韓愈
謂作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
而輕爲之夫作史者採摭人之實迹設或寢
貶不公尚有形禍况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
哉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
改法華經中載謗法之罪至極至重今人只
是謗佛已種無量罪因况佛以善道化人信
佛者必爲善不信佛者必爲惡惡積則滅身
身沒之後罪報愈重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逭此之謂也若曰死則永滅不復有知
則繫辭云遊魂爲變孝經云以鬼享之左傳
云鬼猶求食張睢陽云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則是既死之後固有見聞覺知之性也若曰
死雖有知不復有罪則書曰天道福善禍淫
易曰鬼神害盈福謙左傳曰有渝此盟明神
誣之莊子曰爲不善於幽閑之中也鬼得而
誅之則是冥冥之中固有賞善罰惡之事也
世有發姦擿伏如神者固不至縱有罪以長
姦惡况權衡予奪真以神明司之乎彼聰明

正直不可掩蔽也不可欺罔也不徇世人之私情不畏陽間之權勢也則有罪者何以逃刑哉

地獄之說前既言之矣至於死而變爲畜生見於儒家之所紀者非一絲爲黃能彭生爲

附十

二十四

豕載於左傳褒君爲龍載於史記趙王如意爲犬載於前漢書是中國未有佛教之前紀載於儒書者如此非釋氏初爲此說也賈誼曰忽然爲人云何足控搏化爲異物云亦何足患信斯言也則知人有此身不可以常保

背善趨惡不免爲異類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迴今日乘肥衣錦異時銜餓負鞍今日操筆弄墨他主戴角披毛必然之理也故佛以廣大之心示五乘之教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常獲人身不墮於異類也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得天身不止於爲人也後之三乘者教人由聲聞緣覺以至於佛道永斷生死常住不滅證無上覺還度衆生也天下之大道遠理孰有過於此者世有大道遠理而懵然不知方且恃其聰明矜其聲勢謗襲

聖教多積過愆而自趨於惡道其亦可哀也已大抵人有此身其生也甚難其死也甚易世尊握土以示其徒以爲輪迴於四生六道之中得人身者如手中之土失人身者如闔浮之土蓋謂爲善之時少而謂爲惡之時多

點十

二十五

是以得人身時少而失人身時多則其生也豈不甚難哉

曰樂天自誨曰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去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

一寐則其死也豈不甚易哉以難得之生而促之以易至之死可以競競業業書驚々惕爲解脫之計乎佛以解脫法門示天下凡有血氣心智之性者皆可趨而入也而唯根器不凡智識超卓得正知見不墮邪見能知之

乎備見元本餘者不錄

三教平心論卷下